

## 出海口

陳文偉

如雲美女羅列在美輪美奐的花園洋房外，全等著，等著自己步出豪華房車；鶯聲燕語奔騰澎湃，如浪，一波波晃得人心旌搖曳。嘴刁古巴雪茄笑得合不攏，雙臂張開一攬將美女全攬進懷裡……咦？怎麼碰一個壞一個？破皮斷腿掉胳膊眼珠子滿地滾，驚得、嚇得目瞪口呆，菸都叼不住，落地燎起一片火海，噼噼啪啪，把竟都是紙糊的女子房子車子燒得人心急心疼……火勢沖天一發不可收拾，如浪，猛地朝身上洶洶捲來。

啊！刺眼灼熱裏蜷縮在商務艙的李大元。惡夢又現？明知虛驚一場，恍惚的神魂卻還困在那片富貴榮華逐一化成灰燼的烈焰之中。

航行在風平浪靜一萬公尺高的層疊雲海，機艙內放眼一片寧謐。空姊輕步緩履，正從容為稀疏錯落的旅客遞送菜單。真是不景氣吧！最近一連幾趟班班人滿為患的飛行，商務艙卻總是小貓幾隻，李大元不禁心想，自己是否也該省省了？坐直身子，轉頭望向窗外一如熊熊火光的泛泛霞紅，目光在波瀾不興的雲浪中游移，百思不解最近怎

麼老夢見「燒靈厝」？兀自志忑不定的李大元忽然好後悔，不應一登機就沉沉睡去，該再好好鳥瞰一次城市樣貌的。這回離開，或許就再不回來了？更深的不捨，是多回望一眼那雙每回送別回潮潤動人的明眸。雖然還是無法確定，那汪依依難捨的神情是真是假？

現在的處境，連生活費那點小錢都無力一如從前了，真假又有何區別？難道真冀望她會癡癡等待？

堅決不為「渴飲一口牛奶而參養一頭牛」的李大元，向來恪守「換人如衣，銀貨兩訖」的買賣準則。每每宣洩完年過半百依舊汨汨莫之能禦的精力慾望後，從來只留下讓女子笑得花枝亂顫的厚厚一疊鈔票，既不留人，更不留情。直到一年前，隨上海同業到海南島的海口打球，竟和這位樣貌神似初戀情人的重慶小姑娘結下難解之緣。

想找回什麼？李大元不知道。只知道此後至多隔個把月，從臺北或上海或其他出差的城市，總會飛去海口幾天，最多一個星期……

「李先生，要再來杯餐前酒嗎？」固定航空公司、固

定航班的固定艙等，頻仍往返一年多的李大元，早已是熟客。

送上冰涼香檳，空姊微笑著轉身離去。李大元又想起重慶小姑娘更柔、更甜的聲音和笑容，隨著緩緩入喉的沁涼，滑進心湖，再次蕩起圈圈情思漣漪。

「我……不知道啦！你好壞，明知故問。」

酒店包廂內初相識的那晚，重慶小姑娘顏孟緊偎身旁坐了整晚，靦腆略帶點稚氣的姣好面容不僅酷似大學初戀的伊人，一雙宛若紫色鬱金香晨露般的水亮明眸汪汪含情，梨窩漾動淺淺春意，無須言語，綿綿遐思便蕩落心底，激起橫流的慾望澎湃洶湧。

被李大元握著的白皙柔荑，整晚若有似無地撩劃汗涔涔的掌心，對於一起回飯店欲拒還迎的忸怩羞澀，甚或床第間嬌喘噓噓頻頻皺眉蹙額的可掬憨態……在讓李大元彷彿逆溯流光，尋回內心早已枯涸的青春泉源。

更讓人怦然動情的，是回回堅要送機，每每緊挽住胳膊，埋首胸膛久久無聲，直待要進關時才抬起頭，盈眶淚水瞬間便將素來自豪的鐵石心腸淹沒……出海口前一次次宛若生離死別的不捨，起初李大元打心底鄙視這般惺惺作態，幾回做作竟弄假成真似地半信半疑，繼而強烈渴望且一再說服自己：是真的！

用完餐，搖搖頭婉拒了空姊再次添酒的柔聲相詢。李

大元調低椅背，斜身半眯著眼，目送嫋娜背影消失在布簾之後。欸，深深嘆口氣。閉目想養養神，驚醒的神魂卻再難蟄伏，鼓動思緒如潮滾滾翻攪。

哀樂中年多少說不明白的心事？大大小小弄擰了的疙瘩總堵得人難受，更有許多留不住卻也沖不走的惋惜或遺憾，亂流般潛伏四竄，遍尋不到宣泄出口。每次飛越理智藩籬飛來海口，這股無名壓力匯聚成的洪流，總能流入那汪深不可測的溫柔，將排不出的抑鬱壘塊暫時擱淺，遺忘。儘管內心了然，多半只是假象。

也是藉口！李大元很清楚，卻很享受，更沉醉於這份感官與心靈的錯覺。

想到允諾許久卻總有意無意忘了兌現的那幢小洋房。倒不是慳吝或反悔，小姑娘雖從不曾索東討西，但李大元每回給起生活費或主動餽贈珠寶首飾可一點也不手軟，又怎會吝惜市郊沒好多錢的小樓房？猶豫不決的，是心照不宣的那份象徵意義。李大元既害怕給不起一生一世的承諾，更害怕真心終只換來假意。這個臉，還真丟不起！

儘管這次再三保證下回就去訂房子，但若真走到那步田地，也是有心無力了。摠熄了頭頂照明，李大元閉緊雙眼只想躲進無煩無惱的夢鄉，卻又想起這些日子以來接二連三的惡夢……

毛玻璃門終於將壯碩的身影關在視線之外。快步走進洗手間抹把臉補好妝，向排班「的士」出口方向走去的顏孟邊撥打起手機：

「喂——周姊啊，我顏孟啦！」

才走出機場大廳，熱浪便簇擁著鬧烘烘的音波聲滾滾襲來；亮晃晃的萬道金芒刺得久慣於黑暗和霓虹色光的水汪汪大眼睛眯成一條細縫。顏孟從最新款的愛馬仕包裡掏出亮紅粗框鑲綴著點點碎鑽的香奈兒太陽眼鏡，隻手撐開、戴上，繼續扯著嗓門：

「喂！妳大點聲，這兒很吵！」話機貼著耳，搗住被四周噪音淹沒的另一隻耳朵，嗓門扯得更開：

「是呀！老爺回臺灣了……有抄手啊？好，我這就過去。」

一坐進車，撲面而來的清涼雖然攪雜著的士車慣有的淡淡異味，終究把惱人的燥熱拋在身後。想到老家可是舉世聞名的火盆子，海口夏天這點溫度照說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晒，但才來了幾年，卻已覺得酷熱難當。習慣空調了吧？摘下眼鏡，瞄了眼右前方的駕駛員證件，顏孟斜身癱靠著椅背，目光掃過兩旁匆匆退後讓路的一株株高入雲似的椰子樹，緊繃的神經終得以慢慢放鬆。

眯著眼養了好一會的精神，才把手伸進皮包，摸了摸照往例總是厚厚一疊的牛皮紙袋，感覺好像薄了不少。回

想這幾天相處，熱情雖依舊，但一向喜好滔滔大話的老爺卻顯得異常沉默，經常魂不守舍似地發歎、出神……

「啊！不好！」

突然想到，連著幾回老爺買好商務艙機票要顏孟飛到上海，陪同出席臺商間滿室鶯飛燕舞的餐會，周遭全是詫異的神情和嘖嘖稱羨的讚嘆。當時，男人間相互調侃的不入流話語，轟地一下子全在顏孟的腦海湧現：

「李董真有眼光！」咬著老爺耳朵說話偏又如此大聲，色迷迷的目光還不斷在自己胸前遊走。

「嗯，真是漂亮！難怪你肯固定下來……呵呵，我們業界最有名的老船長、黃金『單身漢』也終於淪陷了喔！」叨叨絮絮的胖伯哈哈大笑，還賊兮兮地舉起酒杯向自己虛比了一下。

「就是說嘛！」胖伯身旁形容猥瑣的中年人也湊了上來。「以我對咱們李董事長素來出名挑剔的了解，嫂子非但年輕貌美，想必更是『內外皆美』喔——」

滿桌男女哄笑聲中，面紅耳赤的顏孟刻意緊挽著老爺低頭不語，偶爾才瞟了身邊人一眼，汪汪大眼盡是藏不住的欲語還休，也更招惹得群蜂嗡嗡亂鳴。顏孟知道，這下子老爺肯定更覺臉上光彩無限。

每每陪著參加類似聚會，雖總成爲眾人目光焦點和眾聲蜚短流長的標靶多少讓顏孟不自在，但在這些少說多聽

的場合裡，漸漸了解到枕邊人確是根柢深厚的業界大腕、更是花叢闊綽老手的事實；也在姹紫嫣紅一片吱喳咕嚕的耳語聲中，深刻感受到對於老爺這頭「肥羊」競食者眾的覬覦壓力。

想到這，再探手摸了摸的確薄了許多的信封袋，「另結新歡」的恐懼一霎時就像源源吹來的冷氣將顏孟團團籠罩。原本還盤算著邀約姊妹淘慶祝老爺終要買下那幢濱海別墅的一顆心，瞬間冰涼結凍。

「夢寐以求的洋房，可別成了煮熟卻又嚐不到的鴨子叻。」不禁暗暗嘀咕。

看了看手腕上老爺特地從法國帶過來的卡地亞鑽錶。還早，飛機還在天上。轉念又想，這碼事打電話或發短訊息都不恰當，老爺最最厭煩女人嘰呱嘮叨錙銖必較，貿然質問肯定討不了便宜。

「還是先問問周姊再說吧！」

顏孟始終堅信，只要是男人，周姊肯定有辦法。

十七歲那年，三峽大壩工程搬動上游水源區一百多萬戶人家的遷徙洪流沖到顏孟家的村落。國家分配的水泥房雖然又新又大又牢實，但屋後原本的幾畝地卻沒了。說那是沒產權登記的國家不補償，但是顏孟家在這田地可已經耕種好幾代。少了田裡收成的貼補，本已捉襟見肘的生活更變得苦哈哈。一回，也算是遠親可一向鮮少往來的周姊

返鄉探親，知道了家裡窘況（應該是看上自己長相吧），便熱心引介不想、也無力升學的顏孟到重慶市區的川菜館當服務員。每每回想起名為服務員實同奴僕的那段悲苦，顏孟就恨不能快轉略過。只是再苦也得熬，一個月兩、

三百塊人民幣的工資還真成了爸媽的救命錢……何況，這份工作只是請君入甕的第一步。沒多久，周姊便帶著一個個穿金戴銀、年紀與自己相仿的小姑娘來店裡吃飯；還熱情邀請下了工的顏孟一起上重慶最紅火的「的廳」瘋了一夜。的廳豪華氣派的裝修、轟轟撼人的樂音和炫目的五光十色，全讓初進花花大觀園的顏孟看傻眼也看動了心。小姑娘們整晚吱喳聒絮著一條條掙錢的門道，加上一旁時而敲敲邊鼓的周姊說得天花亂墜，幾天後，編了個周姊不知已經教過多少小姑娘欺瞞家人的謊，顏孟就跟著來到了海口。

這些年顏孟也幾度跟著周姊回鄉招募新血，只不過扮的是當年讓人豔羨的、繡衣朱履的角色。餐館服務員先嚐過努力掙錢的苦，誘人的聲色享樂就更具魅力與說服力，然後就從酒店公主、陪坐、陪唱、陪酒而終於陪睡的一步步陷了進去。

愈想愈悶氣。顏孟好言向駕駛員打了聲招呼，搖下窗，點支涼菸深深吞吐幾口。目光穿出霧障穿破烈日下城市蜃樓般的幻影，路兩旁三色梅的血紅葉片間點點小白花

楚楚可憐，參差交錯不知名的花草，妝襯出盎然的一片生機。卻被滾滾塵囂披上一層又一層的霧埃俗垢，叫人看不真灰蒙蒙外表下，青春本來的顏色。

轉眼三年了。不只自家，隨著愈來愈多村鄰裡的小姑娘「下海」謀生，窮鄉僻壤爭相冒出一棟棟獨門獨院的樓房。過了這許多時日，想必也沒人相信每個小姑娘都如此容易便在海島的城市發財，只不過沒人願意，更不忍戳破這層用肉體自尊和廉恥換來金絲銀線才織就的遮羞布罷了。想到生張熟魏醉生夢死的這日子，總覺得就好像困在老家冬冷夏熱的盆地一樣。人被重巒疊嶂圍住，心被貧窮災厄困住，在這兒，人生卻是被看不見卻更高更深的慾望山谷禁錮著。下意識按了按手臂的雪白肌膚。都說歲月是女人、尤其是美麗女人最大的天敵，現在看來還好，但二十歲已過，往後可就愈來愈不好。這碗皮肉飯，還吃得多久？好不容易，爸媽鬱積了大半輩子的貧愁苦憂和霉運穢氣終因有了女娃這條疏通洪渠道而得以宣泄出海；自己剛起步的人生，花樣年華卻已須面對「人老珠黃」的困窘與不安，茫茫惶惶的日子還那麼漫長，與日俱增的徬徨恐懼如洶洶亂流起伏奔竄，卻不知找不找得到投靠歸依的出海口。

真失去了老爺，未來咋辦？

「周姊肯定會有辦法的。」顏孟低聲自我安慰著。

大顏孟一輪，際遇相差無幾的周姊，可是海口數一數二最高檔酒店的頭牌「媽咪」。旗下清一色產自「天府之國」的女川娃子本就皮白肉細，在周姊臉蛋、身高、體態的層層篩選把關之下，個個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加上周姊肯花工夫、下本錢，不但會幫每個鄉下來的土包子細細地從頭打理到腳，舉凡斟酒端杯應對進退，甚或床幃房事無不三教四誨，還真要求做到「內外皆美」。尤其，打從海南成了臺商最愛的打球、「休閒」聖地之後，周姊更是費心研究島嶼男人的種種好惡。在國內，酒店小姐大多喚恩客為「老公」，唯獨周姊要求旗下姑娘尊稱「老爺」——說是沙文主義愈興盛的地方，男人愈喜歡這類稱呼。顏孟不懂這些，但每個男人確實都很受用。

像剛認識這位迥然不同於一般尋歡客的臺灣老爺時，周姊的分析研判，諄諄傳授扮純情、裝深情、少說話、多用眉目傳情的錦囊妙計，日後證明無不精準、奏效。所以顏孟很信服周姊對各式男人不但瞭若指掌且能應付自如的好本事。

想著想著，車子已拐進剛來時讓顏孟驚羨得目瞪口呆的這個高檔小區。周姊一個人拚鬥多少年才掙來的這層大廈樓房，看在如今顏孟眼裡卻已嫌窄狹老舊。不禁又想到坐落在海口最紅火別墅區的那棟純白建築。看過了不單位，但自小生長在被崇山峻嶺圍困、沒看過海的內陸

盆地，顏孟就是對這幢面向廣袤海洋的洋房情有獨鍾。如果，如果老爺買下這房相贈真代表著默許的承諾，那麼擁有了這幢房子，或許，也就擁有更遼闊的人生了吧！

下了車，才驚覺外頭陽光竟如許耀眼。顏孟抬起了手擋在額前，卻遮不住那一片熾熱、毒辣的烈日當空。

瞌睡蟲終究捉不回來了。索性調正椅背坐直了身子，李大元翻開隨身帶著的那份始終難以置信的半年報，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耐著性子，逐項一一查對。不知已是第幾次了，端詳半天，還是看不出個聊以安慰財務狀況沒那麼糟的會計紕漏。怎麼會？

文件隨手摺在身旁空位，李大元頹倒在厚軟座椅，環顧四下乘客多半已熄燈入睡的一片黑暗，暗暗碎念著：

「庫存出清前，得先設法籌筆現金才能度過眼下這關……」

闔上眼，嘴角浮現一抹苦笑。現金？以前最多的不就是現金嗎？

記得，剛改革開放的那時，從上自中央及地方極盡配合的招商拉攏到天壤落差的消費水平，赫然發現，新臺幣竟如此管用。尤其者，諸多「物美價廉」的聲色犬馬，不但讓芸芸異鄉客子彈充足地在菲菲芳草間汲汲獵豔，而彼岸鶯燕的「敬業」，更讓臺商為之驚豔動容。一個個從

老妻眼見心煩的腦滿腸肥搖身成群芳讚賞的英姿雄偉；從家人口中不知體貼關愛的工作狂脫胎成多金多情的大老闆。金錢萬能！急速扭曲的價值觀猶如雙鋒利刃——揮霍一刀爽快劃破了為家庭為事業多年纏裹束縛自制的層層義務責任與道德，任憑身心壓抑潛藏的慾望漫流四溢；卻也因此因而面對刀刀見骨後，自身赤裸裸的不堪與醜陋。

人性的試煉？抑或是時空際會而生的因果？

就像舷窗外怎麼想都不該動也不動的雲海一樣，李大元同樣不懂箇中緣由。卻深知很多事只有當事人才明白，也唯有身處滾沸煎熬，才有非找到出口不可的迫不及待。情感、慾望如此，事業更是如此。

從染一疋布賺一疋做到毛利不及五%，工人少不了幾個，工資卻像鍋爐溫度不斷飆升；規模再怎樣縮減，照樣源源不斷排放污水似地流走大把大把鈔票。原是數一數二的專業染整園區，鼎盛時期幾百家工廠排放的濃煙足以蔽日遮天，也足以蒙上示威抗議索賠無止境的烏煙瘴氣……曾幾何時，家家賺得黑天暗地的榮景已煙消雲散，敵視的確煙和不利產業經營的愁雲慘霧卻是瀰漫不去。陰霾中但見夕陽落向海峽彼岸，於是，一窩蜂地競逐想像中旭日再升的絢爛美景而遷……誰料得到，染整業多年鬱積的滾滾濁水，宣泄排放的出海口，竟是在多少年勢不兩立的「敵人」土地上。

「李先生，您的咖啡，請慢用。」

依舊忍不住目送婀娜的身影漸離漸遠而再次消失。李大元忖度著煩心亂意的公事雜事紛至沓來，自己愈來愈不濟的體力精神可還能撐過這關？轉念卻又想，這輩子不就是這樣關關難過關關過地一路闖出這番局面？下意識挺直腰桿，加進冰糖和牛奶，混雜著心事攪呀攪地把一切都攪得面目全非，才端起精緻得好似一捏便碎的瓷杯，一小口一小口品嚐著濃郁的苦澀香甜。

世上大概沒有比臺商更樂於成群結夥的吧？集市、睦鄰，相互照應也更方便互相競爭，或倚賴。串佛珠似地一家串著一家，很快又在異鄉連成同業上下游的一長串。彼岸缺錢缺人更缺技術的初時，再如何不濟，登陸後搖身全成了外商，備受禮遇卻也競相擺款。廠區大小廠房規模要比，工人多寡門面奢簡要比，連身旁「伴侶」的年紀樣貌身材無一不明比暗較。十人薪水還抵不上臺灣一份最低工資的那時，設廠土地幾乎無償；沒人管你燒煤燒炭空氣污染，污水多的是大河小溪隨你排放；閒置已將報廢的機器任憑作價，運過海，一出進帳面資產何止倍翻。原該受限於只能「來料加工」轉外銷的臺商，機變靈巧地鑽盡當時不健全制度的大小漏洞，全新胚布權充廢料或瑕疵品核銷沖帳後轉賣內地或另行加工成品轉售，還能申領最高曾達十七%的退稅補貼……多少在島內瀕臨倒閉的同業且

夕之間不但起死回生，甚且大發利市，霎時間，個個全成了不可一世的外資企業家。顯擺？不過是順理成章該有的面子罷了。

李大元也是。順風順水那時，誰記得全是落了難才離鄉背井的？

「欸，自作自受！」攔下杯子，卻攔不下愈想愈悲哀的胡思亂想。驀然憶及不久前，越洋電話中與定居加拿大老妻的那番對話——

「煩死了！火大明天把股份全賣掉，老子不幹了！」說到公事，李大元就不禁大發脾氣。這輩子，大概也就和妻說話才如此直接吧。

「是嗎？」一貫的冷靜與平淡。「真不做了，不會無聊嗎？無所事事的日子你過得了？」妻的反問和揶揄，意味著壓根兒不相信。

「怎麼過不了？」頓了頓，又說：「退休就到溫哥華陪你和孩子，不好嗎？」

李大元清楚記得，妻彷彿思考什麼似地停頓許久，才字斟句酌地輕聲說：

「你確定是要來溫哥華？」忽而故作輕鬆地笑著說：「別逗了，去海口吧？」不容頓時僵住的李大元有何反應，妻立刻接著說：

「你等等啊，妹妹要跟你講話。」說完便把電話交給

了女兒。

此後未曾再提過隻字片語。李大元了解傳統父系家庭長大的妻，對自己在外交際應酬甚或拈花惹草，總有著極大的寬容，卻絕不允許逾越「家庭」這道底線。就像事業剛起步的好多年前，妻對當時那段婚外情早就知悉，卻始終保持距離冷眼旁觀，直到發覺泥淖已深陷，才在話機旁李大元常翻查電話號碼的記事本寫上對方的姓名地址和電話……事過境遷不久，便被立可白塗銷。這回，該也是如出一轍的提醒，和警告吧？

事業遭逢危機、偷情又被捉包的如今想來，以為真能飛天鑽地的自己，不過是妻子眼中只會撒泡尿到此一遊的孫猴子罷了，終歸是條情何以堪的可憐蟲。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但可恨的人呢？

飛機陡地晃了一下。李大元不禁感慨明明風平雲靜的萬米高空，又有誰看得出竟有股股亂流倏然來去？

緋聞洪流在兩岸間不斷來回衝突，激濺起無數專家的橫飛口沫和曝光媒體的眼花撩亂，卻掩蓋了潛伏暗藏的致命漩渦和摧毀一切的、真正的滔天巨浪：就算挺得住人民幣不停升值的壓力，也挺不住產業毛利率大幅萎縮；不到三百的最低工資一路升逼二千大關；改來變去的勞動法規不斷追加「三保」、「五保」等等保險給付以及嚴苛遠勝於「勞基法」的諸多勞動條件。更可怕的是，環保魔爪開

始對染整重度污染的左包右抄……生產成本屢攀新高，日漸完善的稽核制度又堵死能鑽能閃的所有漏洞，十七％的退稅補貼更是一路下滑歸零……畸變膨脹的泡沫一破滅，臺商終被打回逃難者的原形。

大夢驚醒，好一片錦繡江山竟是紙糊的，經不起大陸急速竄起後激烈競爭下擦出的一丁點火花，瞬間便化為灰燼。

如今，出海口的污水已倒灌，華路藍縷屯墾的事業堡壘逐日土崩瓦解。眼看再次泥濘一片的濁流汨汨湧冒滾滾掩來，卻不知道可還有另一個出海口？在哪？

再次躺下閉目養神的李大元，已無力想到那麼遠的問題了。迷糊睡去前，依舊苦思不出銀行陸續收傘的此刻，如何才能得到應付眼下資金缺口的及時雨？

「先別急，事情或許不是妳想的那樣。」專心聽完顏孟憂心忡忡的一番描述和假設，周姊思索了好一會兒，才說出自己的看法。

「很可能因為李董要買房子給妳了，百來萬哪，姑娘！」笑了笑，又說：「想說一家人了，也就當是零花錢給個意思意思……也有可能是在試探妳，看妳會不會計較這點小錢？」輕輕按著顏孟的手，周姊接著說：「要當這種大老闆的女人呀，可千萬別小心眼喔！」



懸著的心多少有了個底。吃了碗紅油抄手，約不到人打牌，顏孟說要上髮廊洗頭就先行離開。

漫步在明珠廣場前新翻整的步道上，偏西的日頭火氣已消，點點金芒竄出路樹鬱鬱的濃蔭，灑遍紅磚道一地的閃閃晶亮。和風送暖，輕輕摩挲著顏孟白皙柔細的臉龐，好似老爺溫暖的手。風陣陣掠過沿路的砂粒、落葉，沙沙作響的聲音彷彿耳畔呢喃的低語，不停訴說著多少前塵往事在腦中摩呀擦地拖出一道又一道的痕跡。

三年神女生涯，真能如夢般就此醒來？

放眼望去，街頭多少打扮時髦的少女也跟自己一樣？同是天涯淪落人，其中拜金虛榮、淪陷物慾、因情、因賭、甚或因毒而墮落煙花風塵的比比皆是，卻也不在少數。確是爲了養家、脫貧。在鋼索般捷徑偷偷綻放的一朵朵青春年華，花容燦爛的時光何其短？枯萎後，霜寒露重的歲月又將何其漫長？說穿了，就是一門生意，和商人一樣都是將本求利；也如同商人一般，貪得無厭、榨乾削盡者雖說大有人在，但更多的，或許是只求有利可圖的細水長流而已。

想起老爺告訴過自己的一個真實故事。

工廠往來的一家染助劑商老楊車禍意外喪生，老爺在醫院目睹到二十歲便和老楊同居了六年的上海姑娘，哭到肝腸寸斷的鼻酸畫面。同業都知道那幢位於高檔小區的

花園洋房本就買在其名下，還過戶了不少公司的股份。老爺就說啦，若毫無感情，上海姑娘好不容易得以「獲利了結」，何須如此裝模作樣？還說他參加了臺北那場告別式，可沒看見未亡人和分到上億遺產的子女們有誰掉了滴淚。

可當老爺聽到顏孟出言大罵老楊家人無情時，卻搖了搖頭說：

「也不能責怪老楊的家人，感情這本家家人都念不好的經，身爲外人，實在難以論斷。」

顏孟曉得老爺是意有所指。畢竟，是老楊先對不住老婆孩子的；也曉得像那位上海姑娘真日久生情的煙花女子只是少數。卻不清楚，對於自己，老爺心中又是怎麼想的？

或許，不完全肯定吧？顏孟深知男人把一汪汪似水嬌柔當作情緒慾念傾瀉出口的同時，也想著自己是排窮紓困的疏洪道。互取所需，互有所依，對多數男人來說，不過是筆交易。老爺呢？不吝餽贈、不惜一擲千金、卻總捨不得一句甜言蜜語的老爺，感情向來諱莫如深。

自己呢？和老爺之間，談得上感情嗎？

老爺從不應允何時再回來，也從未要求等待。誰知道細弱不堪的一縷情絲硬要牽扯住好大一幅好遙遠的未來，經得起世事多變如風？周姊就一再告誡旗下姑娘，千萬別

貪慕英俊瀟灑卻是敗絮其中的繡花枕頭，也不要輕信浪蕩子的滿口天花亂墜，更別奢想談什麼轟轟烈烈的戀愛。好運遇上有實力的大腕，抓住機會趕緊上岸才是正經打算。

周姊還常跟姊妹們說，以前她手下有位滿族後裔，人人戲稱「曹格格」的瀋陽美女，真愛上了位風流倜儻的臺商（周姊託人打聽才知只是個派駐的臺幹），非但沒拿半毛錢，還把辛苦攢下的皮肉錢全借了出去。半年後丟下一句「等我離好婚馬上回來娶妳！」的老掉牙台詞，就從此無影無蹤。傻女孩還真鉛華盡洗不上班，一心只想當「王寶釧」……

自己當然不會這麼笨。但老爺卻是愈來愈常在腦海、夢中出現，這就是相思？或只因老爺對亟欲脫身的自己太重要了？

「你愛我嗎？」

面對心血來潮的問題，老爺慣常以對的靜默似乎更顯沉重。雖得不到肯定回答，但顏孟知道，和老爺之間，身、心都已不再容易一刀兩斷就可以劃割清楚。愛？或不愛？或許就沒那麼重要了。

轉過街角，好長一整排的花圃綿延出眼前坎坷不平的漫漫長路。三色梅怒張的紅豔葉片火一般燒亮了整條街，沿途小白花凋落一地，不知已被多少過往踐踏得體無完膚的破蕊殘骸，抹出一道道青春慘白的顏色。忽地一陣風捲

起一瓣瓣落了滿地的過眼雲煙，顏孟隨口哼起老爺總誇說自己唱得神似鄧麗君的那首〈何日君再來〉。

睜睡了一會兒的李大元伸了伸懶腰，收拾好散落空位上的文件，轉過頭望向窗外即將消失的層雲浮浪。想到落地後迎接自己的一大堆麻煩，心情也跟著飛機直直落。向來自豪站在危崖遍賞無邊風景從不墜落，無論情感或事業，自有一條嚴守的底線。不像多少生意一敗塗地的不入流臺商，或如水蛭般專吸同胞血汗的無業無良同鄉，非但花言巧語哄騙得小女生癡盼傻等，更假在地人熟識廣之名，設套埋坑誘騙不明就裡的同行登陸投資，或以詐財牟利或求轉售廠房設備解套。我李大元可不屑！

其實，就算存心墮落，也得有那份豁出一切的狠勁與能耐。

李大元沒有。步步為營的老謀深算，在白手創業的這一路上屢能躲災避禍；謹慎保守的腳步，卻也圈限了事業的版圖。早該投資更新環保設備、盤算不定的企業轉型、垂直整合的成本調控……舉凡不成功便成仁的孤注一擲從不敢輕試。向來安於現狀、滿足於守成，可錯過了風生水起契機浪尖的現在，李大元也明白哪怕是另闢蹊徑抑或左道旁門，也得再覓出口，才能疏通淤積的一生血汗。

剛被大陸快速邁進的腳步一腳踢開，亂流般一股股

染整業五顏六色的污水，漸次向東南亞四竄。下一個出口？抑或又一處深陷的泥淖？誰也不知道！

只知道不僅僅科技島，全世界都容不下產業衰老。藍天或綠地，唯有遇害、外遇，或者選舉，臺商才會在寫真寫實的媒體版面和為民喉舌的政客眼裡曇花一現，然後繼續自生自滅。這行業的宿命，如同李大元這群慣用下半身思考的雄性動物一般，不斷生產、製造污濁、可憎又必需的汨汨濁流，卻苦尋不著除開壅滯堵塞的合法、正常管道外的其他途徑宣洩。沉澱穢臭只能漫進永無出口的下水道，踟躕在不見光的管蠶間悲聲哀鳴，甚或轟轟作響……卻無人聽見。

降落前機艙內一片昏暗，只剩下一盞微光閱讀著李大元攤在眼前密密麻麻的心事。熒熒幽光彷彿野火燒亮白紙黑字，因而又想起一再出現的夢境。轉念間，李大元想到跳票傳聞不斷的張董，幾年前那間幾近廢棄的廠房因莫名大火付之一炬。雖招來警方和保險公司繁瑣的盤詰調查，也在業界惹出不少耳語物議，但終究獲得為數相當可觀的理賠，解了當時的燃眉之急。

於是，想到島內不還留有幾間胚倉？年久失修、設備老舊的倉庫最容易起火？飛機猛然著陸後在漫長跑道平順滑行，艙內燈火再度通明……李大元面露微笑，好整以暇地等著其他旅客先行。想著哪間庫房的火險保單還沒過

期，想著該如何把預備報廢的胚布先挪過去，想著海口那一片藍湛湛的大海，也想到海邊那一幢夢幻的小洋房……直到，空姊好似重慶小姑娘般的甜美笑容望著自己，這才緩緩起身，朝著敞開的出口慢悠悠走去。

出口卻未連結慣常通行的「空橋」。踩空階梯的腳步一個踉蹌，李大元忽地就跌坐在梯口。盛夏烈日餘威猶存的灼灼熱氣騰騰襲來，如浪，如夢中那一片不可收拾的熊熊火光……

## 陳 文偉



### • 作者簡介 •

大學工程相關學系畢業的「五年級」生，已婚，育有二女。

曾獲：文建會古典詩部落格徵選、中和庄文學獎、林園藝文獎、桐花文學獎、懷恩文學獎、花蓮文學獎、浯島文學獎、臺北縣文學獎、桃園縣文藝創作獎等獎項。

### • 得獎感言 •

剪輯、編纂個人工作經歷中聽聞、目睹過的許多關於大陸臺商、臺幹和彼岸鶯燕的故事片段，試為其間多少碌碌人生探尋迷失心靈的可能出口。

望外之喜！感謝主辦單位與評審老師的青睞，謝謝大家。

評語

鍾文音

這篇的小說感比較淡，反而報導性強。故這篇小說若能以擬仿一種「報導文學」的體例來書寫，將會有更深更廣的視野，也比較合乎這篇文章的報導語法。

帶著說明性與解釋性的段落削弱了小說感（作者跳下來說話），在書寫細節與心理上也偏少。但撇開這小缺點，卻具有「現場感」，有著作者在第一手現場描摹芸芸臺商的真實感。

文章寫出了臺商在大陸日趨困難的處境，與二奶的風花雪月之種種奇情異事。小說文字帶著素人觀察之筆，有如是真實生活經驗的再現，角色寫實，勾勒得很立體。具有非常寫實的動人基礎，故能使人忽略其文學感的不足。

「出海」有很多雙關語，是臺商向海洋商場的延伸，也是感情「下海」的漂流處，兩岸的臺商與風花雪月的小女人悲歡點滴，在在呈現了整個歷史的真實碎片，不失為當代的「臺商版海上花」。